

經典作家論哲學史

35
30

中共中央高級黨校

一九六三年二月

70

目 录

(一) 哲学史的对象.....	1
(二) 哲学史的党性原则.....	7
(三) 哲学史方法论.....	18
中外哲学家生卒年月对照表.....	28

(一) 哲学史的对象

一切哲学上，特别是近代哲学上最重大的根本问题，乃是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

因之，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即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正象一切宗教一样，是植根于蒙昧时代人们的狭隘而愚顽的观念。不过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的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醒觉以后，才能充分尖锐地提出来，才能获得它完全的意义。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即精神与自然界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在中世纪的烦琐哲学中就曾起了很大作用，这个问题，当着教会面前，竟采取了更尖锐的形式：世界是由神创造的，还是世界本来就存在着。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答复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断言精神先于自然界而存在，从而归根结蒂这样或那样承认创世说的人（在有些哲学家，比如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构成唯心论的阵营。凡承否自然界为基本起源的，则属于唯物论的各派。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第四，在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的烦琐语句后面，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家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而这种实质被冒牌学者的新名词或愚蠢的无党性所掩盖着。唯心主义不过是信仰主义的一种精巧圆滑的形态，信仰主义全付武装着，它拥有庞大的组织，它继续不断地影响群众，并利用哲学思想上的最微小的动摇

来为自己服务。經驗批判主义的客觀的、阶级的作用完全是在于替信仰主义者服役,帮助他們反对一般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

(列 宁:《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

参看恩格斯的《費尔巴哈論》中的同一問題

《神是否創造世界的問題……就是精神对感性的关系問題》[第152頁],这是哲学上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難的問題[第153頁],全部哲学史就是在这个問題的周围兜圈子——在古代哲学中有斯多葛派和伊壁鳩魯主义者,柏拉图主义者和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怀疑論者,和独断主义者之間的爭論;在中世紀有唯名論者和实在論者之間的爭論;在近代有唯心主义者和“实在論者或經驗論者”(原文如此!)之間的爭論。

(列 宁:《哲学筆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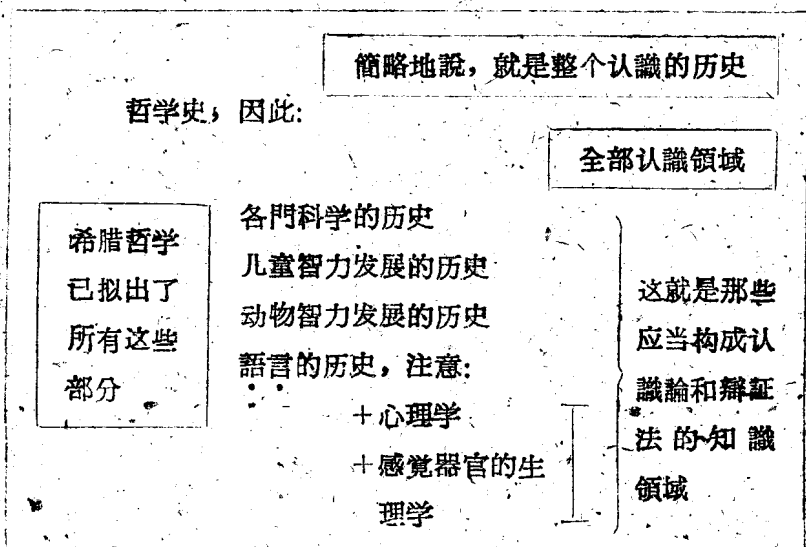
当然,在中世紀唯名論者和实在論者的斗争中,有着类似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者的斗争的成份,但是,还能与許許多多理論(不仅直到中世紀,而且可以直到古代)进行类比和建立历史继承关系,为了要認真地研究,那怕是中世紀的論战同唯物主义史的联系,也需要进行特別研究。

(列 宁:《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0卷)

“在两千年的哲学发展过程中,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嗎?哲学上柏拉图的和德謨克利特的傾向或路綫的斗争难

道会陈腐嗎？宗教和科学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嗎？否定客观真理和承认客观真理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嗎？超感觉知識的维护者和反对者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嗎？”

(列 宁：《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



(列 宁：《哲学笔记》)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現象的領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門科学的对象。例如，……社会科学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的互相斗争……，哲学中的唯心論和唯物論、形而上学觀和辯証法觀等等，都是因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質，才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

(毛澤东：《矛盾論》)

在人类的認識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見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見解，一种是辯証法的見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觀。列宁說“对于发展(进化)所持的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見的？)观点是：(一)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二)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統一(統一物分成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互相关联着)。”列宁說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宇宙觀。

形而上学，亦称玄学。这种思想，無論在中国，在欧洲，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時間内是属于唯心論的宇宙觀，并在人們的思想中占了統治的地位。在欧洲，資產階級初期的唯物論，也是形而上学的。由于欧洲許多国家的社会經济情况进到了資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階級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馬克思主义唯物辯証法的宇宙觀。于是，在資產階級那里，除了公开的極端露骨的反动的唯心論之外，还出現了庸俗进化論，出来对抗唯物辯証法。

(毛澤东：《矛盾論》)

辯証法的宇宙觀，不論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辯証法帶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質，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論，因而不能完全解釋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生活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期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辯証法曾經給了很重要的貢獻，但是他的辯証法却是唯心的辯証法。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馬克思和恩格斯綜合了人类認識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別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辯証法的合理的部分，創造了辯証唯物論和历史唯物論这个伟大的理論，才在人类認識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

(毛澤东：《矛盾論》)

全部哲学史，都是唯心論和唯物論这两个互相对抗的哲学派別的斗争和发展的历史。一切哲学思潮和派別都是这两个基本派別的变相。

各种哲学学說，都是隶属于一定社会阶级的人們所創造的。这些人們的意識，又是历史地被一定的社会生活所决定。所有的哲学学說，表現着一定社会阶级的需要，反映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人类認識自然的历史阶段。哲学的命运，看哲学滿足社会阶级的需要之程度如何而定。

唯心論和唯物論的社会根源，存在于阶级的矛盾的社会结构中。最初唯心論之发生是原始野蛮人类迷妄无知的产物。此后生产力发展，促使科学知識也随之发展，唯心論理应衰退，唯物論理应起而代之。然而，从古至今，唯心論不但不会衰退，反而发展起来，同唯物論竟长爭高，互不相下，原因就在于社会有阶级的划分。一方面压迫阶级为着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发展与巩固其唯心論学說；一方面被压迫阶级同样为着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发展与巩固其唯物論学說。唯心論和唯物論学說都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存在，在阶级沒有消灭以前，唯心論和唯物論的对战是不会消灭的。唯心論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代表剝削阶级的意識形态，起着反动的作用。唯物論則是革命阶级的宇宙观，它在阶级社会內，从对反动哲学的唯心論之不断的斗争中生长与发展起来。由此，哲学中唯心論与唯物論的斗争，始終反映着反动阶级与革命阶级在利害上的斗争。哲学中的某一傾向，不管哲学者自身意識到与否，結局总是被他們所属阶级的政治方向所左右的。哲学上的任何傾向，总是直接間接地助长着他們所属阶级的根本的政治利害。在这意义下，哲学中的一些傾向的貫徹，便是他們所属阶级的政策之特殊形态。

馬克思主义的哲学——辯証法唯物論的特征，在于要明确地理

解一切社会意識（哲学也在內）的階級性，公然声明它那无产階級的性質，向有产階級的唯心論哲学作坚决的斗争，并且把自己的特殊任务，从属于推翻資本主义組織、建立无产階級专政与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任务之下。在中国目前阶段上，哲学的任务，是从属于推翻帝国主义与半封建制度、彻底实现資產階級的民主主义、并准备轉变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去的一般任务之下。哲学的理論与政治实践是應該密切联系着的。

（《辯証唯物論提綱》）

首先說到关于这門科学研究的对象。

威溫科同志指出过亚历山大洛夫同志写的教科书沒有給人們关于这門科学研究对象的明确概念，虽然在书中写了許許多多定义，可是都只有局部的意义，其中沒有一个完整的可以概括一切的定义，因为每个局部的定义都只說明問題的某些方面。这个批評是完全正确的。哲学史之为科学的定义，是始終沒有闡明的。在該书第14頁上的定义是不完全的。在該书第22頁上所下的定义，作者加上了着重重点，大概是作者认作基本定义的。實質上这个定义是不正确的。作者說：“哲学史就是人类对于周围宇宙的知識之前进、上升、发展的历史。”根据作者这个定义，那就是說，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与一般科学史相符合的，而哲学本身就好像是科学的科学。这种观点是馬克思主义者早已經駁斥了的。

作者又說：“哲学史也就是說明許多現代思想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这也是不正确的，不确切的。因为在这里是把“現代”这一名詞的概念与“科学”这一名詞的概念看成同一意义的东西，这当然是錯誤的。在下哲学史定义时，必須从馬、恩、列、斯所下的哲学之为科学的定义出发。

“……黑格尔哲学底这一革命的方面是馬克思接受和发展了的辯証唯物主义，不需要人們把它叫做什么站在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以前哲学所剩下的只有“关于思維及其規律的学說，即形式邏輯和辯証法了。辯証法在馬克思看来（黑格尔也是一样）是包括現在所謂認識論的。認識論的內容同样应当是历史性的，就是研究和总结認識底起源与发展，研究从不知到認識的过渡”。（見《列宁全集》俄文版18卷第11頁）

因此，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規律底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別~~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

（日丹諾夫：《苏联哲学問題——在《西方哲学史》

• 討論会上的發言 •）

（二）哲学史的党性原則

……哲学上无党性的人，象政治上无党性的人一样，是不可救药的蠢才。……

（列宁：《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

馬克思主义者应该从以下四个观点来評價經驗批判主义。

第一、首先必須把这种哲学的理論基础和辯証唯物主义的理論基础加以比較。本书前三章作了这样的比較，从而表明了：用新的謬論、术语和詭計来掩飾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論的旧錯誤的經驗批判主义在全部認識論問題上是反动透頂的。只有那些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一般哲学唯物主义以及什么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証方法的人，

才会侈談經驗批判主义和馬克思主义的“結合”。

第二、必須确定經驗批判主义这个哲学專家們的小学派在現代其他哲学中的地位。馬赫和阿芬那留斯都是从康德开始，可是他們並沒有走向唯物主义，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向休謨和貝克萊。阿芬那留斯以为自己“清洗了一般經驗”，其实他只不过是把康德主义从不可知論中清洗出去。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整个学派愈来愈明确地走向唯心主义，它和最反动的唯心主义学派之一、即所謂內在論学派密切結合起来了。

第三、必須注意：馬赫主义和現代自然科学的一个部門中的一个学派有着无可怀疑的联系。一般自然科学家以及物理学家这一专业部門中的自然科学家，极大多数都始終不渝的站在唯物主义方面。但是也有少数新物理学家，在近年来伟大发现所引起的旧理論的崩潰的影响下，在特別明显的表明我們知識相对性的新物理学危机的影响下，由于不懂得辯証法，就經過相对主义而陷入了唯心主义。現今流行的物理学唯心主义，就象不久以前流行过的生理学唯心主义一样，乃是一种反动的并且使人一时迷惑的东西。

第四、在經驗批判主义認識論的煩瑣語句后面，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現着現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質來說，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而这种实質被冒牌学者的新名詞或愚蠢的无党性所掩盖着。唯心主义不过是信仰主义的一种精巧圓滑的形态，信仰主义全副武装着，它拥有庞大的組織，它繼續不断地影响群众，并利用哲学思想上的最微小的动摇来为自己服务。經驗批判主义的客觀的、阶级的作用完全是在于替信仰主义者服役，帮助他們反对一般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

(列·宁：《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

我們還需要考察一下馬赫主義對宗教的關係問題。但是這個問題擴大成了哲學上究竟有沒有黨派以及哲學上的無黨性有什麼意義的問題。

在以上的整個敘述過程中，在我們所涉及的每個認識論問題上，在新物理學所提出的每個哲學問題上，我們探究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鬥爭。透過許多新奇的詭辯言詞和學究氣十足的煩瑣語句，我們總是毫無例外地看到，在解決哲學問題上有兩條基本路線、兩個基本派別。是否把自然界、物質、物理的東西、外部世界看作是第一性的東西，而把意識、精神、感覺（用現今流行的術語來說，即經驗）、心理的東西等等看作第二性的東西，這是一個根本問題，它實際上仍然在把哲學家劃分為兩個陣營。這方面的成千上萬的錯誤和糊塗觀念的根源就在於：人們在各種術語、定義、煩瑣辭令、詭辯字眼等等的外表下，沒有看出這兩個基本傾向（例如，波格丹諾夫不願意承認自己的唯心主義，因他所採用的不是“自然界”和“精神”這類“形而上學的”概念，而是物理的東西和心理的東西這類“經驗的”概念。字眼改變了呵！）。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正是在於：他們在很長的差不多有半個世紀的時期內，發展了唯物主義，向前推進了哲學上的一個基本派別。他們不是踏步不前，只重複那些已經研究了的认识問題，而是把同樣的唯物主義徹底地貫徹（而且表明了應當如何貫徹）在社會科學的領域中，他們把胡言亂語、冠冕堂皇的謬論以及想在哲學上“發現”“新”路線和找出新方向等等的無數企圖當作垃圾清除掉。這類企圖的胡謔瞎說的性質，玩弄哲學上新“主義”的煩瑣把戲，用詭辯辭令混淆問題的實質，不能明白了解認識論上兩個基本派別的鬥爭——這一切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畢生活動中竭力攻擊的對象。

*

*

*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學上自始至終都是有黨性的，他們善于發現一切“最新”流派背棄唯物主義以及縱容唯心主義和信仰主義的傾向。因此他們對赫胥黎的評價完全是從徹底堅持唯物主義的觀點出發的。因此他們責備費爾巴哈沒有把唯物主義貫徹到底，責備他因個別唯物主義犯有錯誤而拒絕唯物主義，責備他同宗教作鬥爭是為了革新宗教或創立新宗教，責備他在社會學上不能擺脫唯心主義的空話而成為唯物主義者。

約·狄慈根儘管在闡述辯證唯物主義時曾犯過一些局部性的錯誤，但他充分重視並接受了他的導師們的這個最偉大和最寶貴的传统。狄慈根由於發表一些欠妥的違背唯物主義的言論而犯了許多錯誤，可是他從來沒有企圖在原則上脫離唯物主義者而獨樹“新的”旗幟，在緊要關頭他總是毅然決然地聲明：我是唯物主義者，我的哲學是唯物主義哲學。我們的狄慈根公正地說道：“在一切黨派之中，最可鄙的就是中間黨派……正如政治上各黨派日益集成兩個陣營一樣……科學也正在劃分為兩個基本集團：一邊是形而上學者，另一邊是物理學家或唯物主義者。名目繁多的中間分子和調和派的騙子，如唯靈論者、感覺論者、實在論者等等，在他們的路途上一會兒卷入這個潮流，一會兒又卷入那個潮流。我們要求堅決性，我們要求明確性。反動的蒙昧主義者稱自己為唯心主義者，而所有那些竭力把人類理性從形而上學的荒誕思想中解放出來的人應當稱為唯物主義者……如果我們把這兩個黨派比作固體和液體，那末中間分子就是爛泥一類的東西”。

正是如此！包括“實證論者”、馬赫主義者在內的“實在論者”等等，就是這樣一種討厭的爛泥，就是哲學上可鄙的中間黨派，它在每一個問題上都把唯物主義派別和唯心主義派別混淆起來。在哲學上企圖超出這兩個基本派別，這不過是玩弄“調和派的騙人把戲”而已。

現在我們從哲學的黨派觀點來看一看馬赫、阿芬那留斯以及他們的學派。這些先生們以無黨性自夸；如果說他們有什麼死對頭，那末只有一個，只有……唯物主義者。在一切馬赫主義者的一切著作中，象一條紅綫那樣貫穿著“駕凌”於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上，超越它們之間“陳旧的”對立的愚蠢願望。而事實上這幫人每時每刻都在陷入唯心主義，同唯物主義進行始終不渝的鬥爭。象阿芬那留斯這類人精心製造出來的認識論的怪論，不過是教授們的虛構和創立“自己的”哲學小宗派的企圖而已。事實上，在現代社會的各種思想和派別互相鬥爭的總的形勢下，這些認識論的詭計所起的客觀作用却只有一個，就是給唯心主義和信仰主義掃清道路，替它們忠實服務。因此，華德之流的英國唯靈論者，贊揚馬赫攻擊唯物主義的法國新批判主義者以及法國的內在論者、都拼命地抓住這個小小的經驗批判主義者學派；這實在不是偶然的！狄慈根所謂的“信仰主義的有學位的奴仆”這一說法，正是擊中了馬赫、阿芬那留斯以及他們整個學派的要害。

企圖“調和”馬赫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俄國馬赫主義者的不幸就在於：他們相信反動的哲學教授，結果就沿着陡坡滾下去了。他們企圖發展和補充馬克思學說的那些手法是很不高明的。他們讀了奧斯瓦爾德的著作，就相信奧斯特瓦爾德，轉述奧斯特瓦爾德的話，說這就是馬克思主義。他們讀了馬赫的著作，就相信了馬赫，轉述馬赫的話，說這就是馬克思主義。他們讀了昂·彭加勒的著作，就相信彭加勒，轉述彭加勒的話，說這就是馬克思主義！這些教授們雖然在化學、歷史、物理學等專門領域內能夠寫出極有价值的作品，可是一旦談到哲學問題的時候，他們中間任何一個人所說的任何一句話都不可相信。為什麼呢？其原因正如政治經濟學教授雖然在實

实际材料的专门研究方面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作品，可是一旦說到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論时，他們中間任何一个人所說的任何一句話都不可相信一样。因为在現代社会中，政治经济学正象認識論一样，是一門有党性的科学。总而言之，经济学教授們不过是资产阶级手下有学問的帮办；而哲学教授們不过是神学家手下的有学問的帮办。

無論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馬克思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例如，在研究新的經濟現象时，如果不利用这些帮办的著作，就不能前进一步），并且要善于消除它們的反动傾向，貫徹自己的路綫，同敌視我們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綫作斗争。而我們的那些奴顏婢膝地追随反动教授哲学的馬赫主义者就是不善于作到这一点。卢那察尔斯基代表《概論》的作者們写道：“也許我們錯了；但我們是在探索”。其实，不是你們在探索，而是別人在探索你們，不幸的地方就在这里！不是你們自己根据你們的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为你們想当馬克思主义者）去探討资产阶级时髦哲学的每一转变，而是这种时髦哲学在探寻你們，把它的那些适合唯心主义胃口的新花样塞給你們，今天是奥斯特瓦尔德的花样，明天是馬赫的花样，后天又是彭加勒的花样。……

（列宁：《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

生活、实践的观点应当是認識論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們的經院哲学的无敢臆說一脚踢开。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記：实践标准實質上决不能完全地証实或駁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識变成“絕對”，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論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如果为我們的实践所証实的是唯一的、最終的、客觀的真理，那末，因此就得承认：坚持唯物主义

观点的科学道路是走向这种真理的唯一道路。例如，波格丹諾夫同意承认馬克思的貨幣流通理論只是在“我們的时代”才具有客观真理性，而把那种认为这个理論具有“超历史的客观的”真理性的見解叫作“独断主义”（《經驗一元論》第三卷序言第7頁）。这又是一个糊涂观点。这个理論和实践的符合，是不能被将来在任何情况所改变的，其原因很简单，正如拿破侖死于1821年5月5日是个永恒的真理一样。但是，实践标准、即一切資本主义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发展进程所証明是客观真理的，乃是馬克思的整个社会經濟理論，而不是其中的一部分、某一公式等等，因此很明显，在这里說什么馬克思主义者的“独断主义”，就是向資產階級經濟学作不可寬恕的让步。从馬克思的理論是客观真理这一为馬克思主义者所同意的見解出发，所能得出的唯一結論就是：遵循着馬克思的理論的道路前进，我們將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它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謬誤之外，我們什么也得不到。

（列·宁：《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

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在欧洲全部近代史中，特别是十八世紀末叶在法兰西发生了反对一切中世紀废物、反对农奴制机关与农奴制思想的决战的时期，唯物主义成了唯一彻底的哲学，它忠于一切自然科学的学說，仇視迷信和虛伪習气等等。因此，民主派底仇敌們就极力企图“駁倒”、摧毀、誣蔑唯物主义，而拥护那些归根到底总是辯护宗教或維持宗教的哲学唯心主义派別。

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坚决地保卫了哲学唯物主义，并屢次指明，所有一切离开这个基础的傾向都是极端錯誤的。他們两人底观点，在恩格斯底两部著作，即《費尔巴哈論》和《反杜林》中，有极明确詳尽的叙述，这两部著作，也如《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

个觉悟工人必备之书。

但馬克思並沒有以十八世紀的唯物主义为限，而是把哲学推向前进了。他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成果，特别是用那引起了費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黑格尔体系底成果把哲学丰富起来了。这些成果中最重要的就是辯証法，即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弊病的发展学說，它认为反映着永恒发展的物質的人类認識是相对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最新发现，如鐳、电子、元素变化律等，都一反资产阶级哲学家們那些“从新”回到陈腐唯心主义上去的思想，而灿烂証实了馬克思底辯証唯物主义。

馬克思加深并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其貫徹到底，将其对于自然界的認識推广为对于人类社会_{人类社会的}的認識，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先前人們对于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是极其混乱和随便武断的，而現在却已有一个极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論，指出由生产力发达的結果，一个社会生活制度便发展为另一个較高的制度，例如从农奴制度中生长出资本主义。

人的意識反映着不依赖于它而存在的自然界，即发展着的物質；同样，人底社会意識（即哲学、宗教、政治等等的各种观点与学說），也是反映着社会經济制度。政治制度是經济制度的上层建筑物。我們知道，例如，現代欧洲諸国的各种政体，都服务于巩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統治。

馬克思底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給与了人类，特别是給予了工人阶级一个伟大的認識工具。

（列 宁：《馬克思主义底三个来源与三个組成部分》）

辯証唯物主义是馬列主义党底世界觀。其所以叫作辯証唯物主

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见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的特征，在于要明确地理解一切社会意识（哲学也在内）的阶级性，公然声明它那无产阶级的性质，向有产阶级的唯心论哲学作坚决的斗争，并且把自己的特殊任务，从属于推翻资本主义组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任务之下。在中国目前阶段上，哲学的任务是从属于推翻帝国主义与半封建制度，彻底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并准备转变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去的一般任务之下，哲学的理论与政治实践是应该密切联系着的。

（《辩证法唯物论提纲》）

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历史给予无产阶级以消灭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就用辩证唯物论作为他们斗争的精神上的武器，作为他们各种见解的哲学基础。辩证法唯物论这种宇宙观，只有当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去认识世界的时候，才能被我们正确地完整地把握住；只有从这个立场出发，现实世界才得真正客观地